

尼罗河上

的惨案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作品珍藏版之

尼罗河上的惨案

马普尔小姐探案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# 尼罗河上的惨案 马普尔小姐探案

---

作者：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责任编辑：李 敏

出版：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发行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：新兴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字数：344千字

印张：11.5

印数：1—3000

版次：199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599-577-8/I·366

定 价：17.00元

---

## 目 录

尼罗河上的惨案 ..... 1

马普尔小姐探案 ..... 261

# 第一章

## 1

“林内特·里奇韦!”

“就是她!”伯纳比先生说。这位先生是“三王冠”旅馆的老板。

他用肘推推他的同伴。

这两个人乡下佬似的睁大眼睛盯着，嘴巴微微张开。

一辆深红色的“罗尔斯—罗伊斯”牌大轿车停在邮局门口。

一个姑娘跳下汽车，她没戴帽子，穿一件看起来似乎简朴(只是看起来如此)的上衣。她头发金黄，相貌端正而露出独断独行的神气，她体态窈窕——这样的姑娘在莫尔顿这个地方难得看到。

她傲慢地快步走进邮局。

“就是她!”伯纳比先生又说了一遍。他肃然起敬地低声说下去：“她有几百万英镑……打算花几万英镑来重修那座庄园。要造游泳池，还有意大利式的庭院、舞厅；房屋有一半要拆掉重建……”

“她会使镇上的人赚点钱。”老板的朋友说。这人是瘦个子，衣衫褴褛，话音里有些羡慕和妒忌。

伯纳比先生表示同意。

“对呀，这对我们莫尔顿地方来说是件大事。这是件大事呀。”

伯纳比先生对此有点自鸣得意。

“使我们大家都活跃起来。”他接着说。

“和乔治爵士有些两样。”另一位说。

“啊，是赛马害了他，”伯纳比先生宽容地说，“他运气老是不好。”

“他那座庄园卖了多少钱?”

“听说是实足六万英镑。”

瘦个子吹了声口哨。

伯纳比先生接着得意洋洋地说：“他们说完工以前她还要花六万英镑！”

“真了不起！”瘦个子说。“她从什么地方搞来那么多钱？”

“听说是从美国搞来的。她母亲是个百万富翁的独生女。就像电影里一样，对吗？”

那个姑娘从邮局里出来，上了汽车。

瘦个子目送她开车离去。他低声自语：“我觉得好像完全不对头——她长得那样漂亮。既有金钱，又有美貌——这太过分了！像她那样有钱的姑娘就没有权利长得漂亮。可她却是个美人儿……这姑娘什么都有了。这太不公平……”

## 2

摘自《每日笑谈》报社交消息：

在“大婶”餐厅就餐的人士中，我看到了美丽的林内特·里奇韦。和她在一起的有尊敬的乔安娜·索思伍德女士，温德尔沙姆勋爵和托比·布赖斯先生。众所周知，里奇韦小姐是娶安娜·哈茨为妻的梅休伊什·里奇韦先生的女儿，她继承了祖父利奥波德·哈茨的巨额财产。美丽的林内特目前在社交界是轰动一时的人物，谣传她有可能即将订婚，当然，看起来温德尔沙姆勋爵对她一往情深！！

## 3

尊敬的乔安娜·索思伍德说：

“亲爱的，我想一切都将会是美妙绝伦的！”

她坐在沃德庄园中林内特·里奇韦的卧室里。

朝窗外望过去，可以看见庭院，开阔的草地，以及远处森林的蓝色树荫。

“这地方妙极了，对吗？”林内特说。

她双臂倚在窗台上，脸上的神情是雄心勃勃，生气盎然，充满活力的。不知怎么地，在她身旁，乔安娜·索思伍德似乎有些黯然失色。乔安娜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女了，长着个聪明的长脸蛋，拔过的眉毛显得有点怪。

“这些时间你做了这么多的事！你请了不少建筑师之类的人吧？”

“请了三个”

“建筑师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从来没有见过建筑师。”

“他们还不错。我发现他们有时不切实际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会很快地把他们纠正过来！你这个人最讲实际！”

乔安娜从梳妆台上拿起一串珍珠。

“我想这些珠子是真的，对吗，林内特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“你的珠子‘当然’是真的，亲爱的，可是大多数人的却并不如此。是人工养殖的，或者甚至是假的！亲爱的，这些珠子简直叫人难以相信，一颗颗相配得如此美妙。价格一定贵得惊人！”

“你觉得很俗气，是吗？”

“不，一点也不觉得——纯粹是美。到底值多少钱？”

“大约五万英镑。”

“这么多的钱！你不怕让人偷掉？”

“不怕，我经常戴这串珠子——不管怎样，我给珠子保了险。”

“让我戴戴这串珠子，一直戴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可以吗，亲爱的？这会使我快乐一阵子。”

林内特笑了。

“当然可以，如果你想戴的话。”

“你知道，林内特，我真羡慕你。你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。你今年二十岁，自己的事自己作得了主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长得漂亮，身体很好。你甚至还挺聪明！你到什么时候满二十一岁？”

“明年六月。那时我要在伦敦举行一个盛大的庆祝成年聚会。”

“然后你就要和查尔斯·温德尔沙姆结婚了吧？对于这件婚事，那些可怕的闲话专栏作家已经是望眼欲穿了。他的确是一往情深哪。”

林内特耸耸双肩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现在还不想和谁结婚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说得真对呀！结婚之后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，对吗？”

一阵电话铃声，林内特走过去接电话。

“喂？喂？”

回答她的是男管家的声音：“德·贝尔福特小姐打来电话。要我接过来吗？”

“贝尔福特？哦，当然，好的，把电话接过来。”

咋哒一响，声音来了，是一个热切、温柔、有点气喘吁吁的声音：“喂，是里奇韦小姐吗？林内特！”

“杰基，亲爱的！我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你一丁点的消息了！”

“我知道。这很不好。林内特，我非常想看到你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不能到这里来吗？这座庄园是我的新玩具。我想让你看看庄园。”

“我正想到你那里去。”

“那你就跳上火车或汽车来吧。”

“说得对，我一定来。一辆破旧不堪的双座汽车。我花十五英镑买来的，有时候这车子走得很好，可是它喜怒无常。如果吃晚茶的时候我还到不了，那你就知道车子发过脾气了。再见，亲爱的。”林内特放下电话，走回到乔安娜身旁。

“是我最老的朋友杰奎琳·德·贝尔福特打来的。我们一起在巴黎的一所女修道院里呆过。她的运气坏透了。她父亲是法国伯爵，母亲是美国人——美国南方人。她父亲跟一个女人走了。她母亲在华尔街投机失败，全部的钱输个精光。杰基弄得身无分文。我不知道她最近两年是怎样对付着过来的。”

乔安娜用她朋友的指甲刷子刷着她血红色的指甲。她朝后仰，头

偏在一边，端详着指甲刷得效果如何。

“亲爱的，”她慢腾腾地说，“这岂不令人讨厌？如果我的朋友遇到倒霉的事，我就马上和她们断绝往来！这看起来似乎冷酷无情，但是将来可以省掉许许多多麻烦！她们老是向你借钱，要不就去开服装店，那你就得从她们的店里买最难看的衣服。要不她们就去画灯罩，或是去做印花围巾。”

“如果我所有的钱都没有了，那么你明天就会和我断绝往来？”

“对，亲爱的，我会的。你不能说我不坦率吧！我只欢喜走运的人。你会发现几乎人人都是如此——只不过她们不承认罢了。她们只是说玛丽，或是埃米莉，或是帕梅拉使她们再也受不了！‘她的麻烦事使她的脾气变得那样坏、那样古怪，可怜的人儿！’”

“你多么残忍，乔安娜！”

“我只不过是热衷名利，人人都是这样。”

“我可不愿热衷名利！”

“这原因很明显！你用不着利欲熏心，你有几个长得体面的中年美国受托人按季度给你一大笔款子。”

“你把杰奎琳看错了，”林内特说，“她不是靠朋友过日子的那种人。我曾经想帮助她，可是她不同意。她非常高傲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这样急于要看到你？我敢打赌她有求于你！你就等着瞧吧！”

“听上去好像有什么事使她兴奋，”林内特承认说，“杰基经常会让一些事把她弄得非常激动。有一次她用削笔刀戳人！”

“亲爱的，真够刺激！”

“有个小伙子在戏弄一条狗。杰基要他住手，他不肯。她把他拉过来摇晃，可是他气力比她大得多，到后来她拔出削笔刀一下子就刺进他的身体。那是一场最可怕的吵架！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这事听起来叫人非常不舒服！”

林内特的贴身女仆走进房来。她低声说了句道歉的话，从衣橱里取出一件衣服，然后拿着走出了房间。

“玛丽是怎么啦？”乔安娜问，“她哭了。”

“可怜的人儿！你知道，我和你说过，她想和一个在埃及工作的男人结婚。她对那个人的情况不太了解，因此我想最好去调查一下。结果查出他结过婚——并且有三个孩子。”

“你结下了多少冤家呀，林内特。”

“冤家？”林内特感到惊讶。

乔安娜点点头，拿起一支香烟抽着。

“对，冤家，亲爱的。你的效率高得使人受不了。而且你做起事来正确得可怕。”

“林内特笑了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！我在世界上没有冤家。”

#### 4

温德尔沙姆勋爵坐在一棵杉树下面。他的眼睛停留在沃德庄园老房子的优美、匀称和线条上。没有任何东西来破坏这座房子的古老的美；拐弯过去才是新房子和增建部分，从这里是看不见的。这是一幅沉浸在秋天阳光中美好而安宁的画面。可是疑神细看，他，查尔斯·温德尔沙姆看到的却不再是沃德庄园老屋了，他似乎看见一座气派更大的伊丽莎白式宅第，看见一大片园林，看见更萧瑟的背景……那是他自己的老家查尔顿伯里庄园，而在这幅画面的前景上站着一个人，一个金发闪光、脸蛋儿热切自信的姑娘……作为查尔顿伯里庄园主妇的林内特！

他觉得大有希望。他没斩钉截铁地拒绝他，只不过请求给她一些时间。好吧，他还能少许等待一下……

这桩婚事简直是太合适了！他应该娶个有钱的女人，这肯定是上策；但并不是非此不可。因此他可以不必为了钱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一边。他爱林内特。即使她实际上是不名一文他也愿意娶她。而不去娶个最有钱的英国姑娘。幸运的是她恰好就是个最有钱的英国姑娘……

他脑子里想着未来的美妙计划。也许弄个罗克斯戴尔狩猎俱乐部的头儿当当，把西侧的房子修复，没有必要把苏格兰的猎场租出去……

查尔斯·温德尔沙姆在阳光下做着美梦。

## 5

在四点钟的时候，那辆破旧的双座小汽车停了下来，车轮压在石子路上嘎吱地响。一个姑娘从汽车里出来——她身材小巧苗条，一头黑发。她奔上石阶，猛拉门铃。

几分钟后，她给带进那间宽敞而富丽堂皇的客厅。一个牧师神态的男管家用那种特有的哀伤声调通报：“德·贝尔福特小姐。”

“林内特！”

“杰基！”

这个热情的瘦小女人伸开双臂投入林内特的怀抱，温德尔沙姆站在一旁同情地看着。

“温德尔沙姆勋爵——德·贝尔福特小姐——我最要好的朋友。”

是个漂亮的小姑娘，他想——并不真正漂亮，可是确实迷人，长着黑色鬈发和一双大眼睛。他低声说了几句得体的应酬话，然后不引人注目地离去，让这一对朋友在一起。

“温德尔沙姆？温德尔沙姆？哦，他就是报纸上一直说你打算和他结婚的那个人！林内特，你打算和他结婚吗？你打算吗？”

林内特低声说：“也许。”

“亲爱的——我真高兴！他长得不错。”

“哦，你先别打定主意——我还没有打定主意哩。”

“当然！女王选配偶总是要三思而行哪！”

“别说傻话了，杰基！”

“可你确实是个女王，林内特！你一直是个女王。林内特女王陛下！而我——我是女王的密友！女王的心腹宫女。”

“你说些什么呀，亲爱的杰基！这些时候你在什么地方？你一声不响就失踪了。你从来也不写信。”

“我讨厌写信。我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我差不多给淹没了，亲爱的。你知道，淹没在各种工作里。和讨厌的女人们在一起做种种讨厌的工作！”

“亲爱的，我希望你能够——”

“能够接受女王的赏赐？好吧，坦白地说，亲爱的，这正是我来的目的。不，不是借钱。还没有到这个地步！可我是来请你帮个大忙！”

“说下去。”

“如果你打算和温德尔沙姆结婚，你也许会明白。”

林内特一时大惑不解，然后她脸上的疑云消失了。

“杰基，你的意思是说——？”

“对，亲爱的，我订婚了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我心想，你不知怎么看起来特别精神。当然，你一直是这样，但是今天你甚至比平时更精神。”

“我的确觉得如此。”

“把他的情况都告诉我。”

“他名叫赛蒙·多伊尔。他大个子，宽肩膀，十分单纯，非常孩子气，说不出的可爱！他穷——没有钱。他的确是你说的那种‘名门子弟’——可他是个很穷的名门子弟——是小儿子，如此等等。他们家是德文郡人。他喜欢乡下，喜欢乡下的东西。最近五年他在伦敦商业区一家闷热的事务所里工作。现在他们在裁人，他没有工作了。林内特，如果我不能和他结婚，我就会死！我会死！我会死！我会死！……”

“别说傻话了，杰基。”

“我和你说，我会死！我发狂似的爱他。他发狂似的爱我。我们谁没有谁，就都活不下去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太痴了！”

“我知道。这不好，不是吗？爱情这东西找上了你，你就毫无办法。”

她停了一会儿。她睁大黑眼睛，眼神突然显得悲伤。她微微一颤。

“这——有时甚至叫我害怕！赛蒙和我两人是天生的一对。我再也不会喜欢别人。你一定要帮助我们，林内特。我听说你买下了这座庄园，这就使我有了解决的主意。你听我说，你一定需要一个田产管理人——也许两个。我要你把这个位置给赛蒙。”

“哦！”林内特一怔。

杰奎琳赶快接着说：“他对那种事全都在行。田庄上的事他都懂——他是在田庄上长大的。他还受过产业管理的训练。哦，林内特，为了爱我，你会给他一个位置，是吗？如果他干得不好，就辞退他。可是他会干好的。我们可以住在一幢小房子里，我可以经常和你见面，那时花园里每一样东西都会变得非常奇妙。”

她站起身来。

“说，你答应了，林内特。说，你答应了。美丽的林内特！了不起的林内特！我最要好的林内特！说，你答应了！”

“杰基——”

“你答应了？”

林内特放声大笑。

“这真胡闹，杰基！把你的年轻人带来让我看看，然后我们再商量。”

杰基冲过去，兴高采烈地吻林内特。

“亲爱的林内特——你是个真正的朋友！我早知道你是真正的朋友。你不会让我失望——永远不会。你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。再见。”

“不，杰基，你在我这里小住一下吧。”

“我？不，我不住。我回伦敦去，明天我把赛蒙带来，我们再把一切都谈妥。你会喜欢他。他真讨人喜欢。”

“可是你等一等，吃了茶再走，好吗？”

“不啦，我不能等，林内特。我太激动了，我得回去告诉赛蒙。我知道我疯了，亲爱的，可我没有办法。我想结了婚我这毛病会好的。”

结婚似乎总是能使人们清醒过来。”

她在房门口转过身来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奔回来，像小鸟似的和林内特最后再很快地拥抱一次。

“亲爱的林内特——没有人像你这样好。”

## 6

加斯东·布隆丹先生是时髦的“大婶”餐厅的老板，他不是个喜欢向他的顾客表示奉承的人。有钱的阔佬，漂亮的女人，声名狼藉的人和出身名门的人士，这些人想要布隆丹先生对他们另眼相看，予以特殊殷勤接待，那可能只是徒劳。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，布隆丹先生才会慨然屈尊来招呼一位客人，陪他到一张特别的桌子前面，以得体的语言和他交谈。

这天晚上，布隆丹先生曾三度对顾客表示了特别款待——一次是对一位公爵夫人；一次是对一位贵族，他是个著名的赛马迷；一次是对一位相貌滑稽、嘴唇上留着大黑胡子的矮个子，漫不经心的旁观者可能认为这位先生光临“大婶”餐厅，并不会带来光彩。

可是布隆丹先生对这位先生周到得过了头。尽管半小时前就已经对顾客宣布没有空桌子，然而现在一张空桌子神秘地出现了，而且是在最好的位置上。布隆丹先生以一种无微不致的殷勤，把这位客人带到这张桌子前面。

“当然，对你来说，空桌子总是有的，波洛先生！我真希望你能多多光临敝店。”

赫尔克里·波洛微笑，他记起了一件往事，那次事件中的角色计有：一具死尸，一名侍者，布隆丹先生本人和一位很可爱的夫人。

“你太客气了，布隆丹先生。”他说。

“你就一个人吗，波洛先生？”

“对，就我一个人。”

“哦，好，朱尔斯将为你安排一顿像诗一般的美餐——它完全是一

首诗！女人有个缺点，不管她多么迷人，会叫你注意力分散，食而不知其味！你会吃得满意的，波洛先生，我可以保证。啊，至于用什么酒——”

接下来是有关烹调的对话，餐厅总管朱尔斯也帮着出主意。

布隆丹先生在走开之前停留了片刻，压低声音推心置腹地问：“你手头有重要案件吗？”

波洛摇摇头。

“哎，我是个清闲的人，”他轻声地说。“我工作了一生，稍稍有点积蓄，现在我有条件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了。”

“我羡慕你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要是羡慕我那就不聪明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悠闲的生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愉快。”他叹了一口气。“这话说得真对：为了免得脑子费力去思考，人总得去找事情做。”

布隆丹先生两手一举。

“可是有许多事情可做！可以去旅行！”

“对，可以去旅行。这方面我做得还不坏。今年冬天我想去游览埃及。他们说那里的气候极好！可以逃避掉那蒙蒙大雾，灰暗的色调，和那单调乏味下不完的雨。”

“啊！埃及。”布隆丹先生低声细气地说。

“我认为甚至于现在就可以到那里去，乘火车去，除了渡过英吉利海峡之外不必乘船。”

“啊，乘船，这对你不适合吧？”

赫尔克里·波洛摇摇头，身体微微一颤。

“对我也不适合，”布隆丹先生深有同感地说。“它对胃起的作用很奇怪。”

“可是只对某些人的胃起作用！有些人对大海摇晃根本不在乎，实际上他们觉得很舒服。”

“这可是好上帝的不公平哪。”布隆丹先生说。

他伤心地摇摇头，然后走开，回味着他那对上帝的不敬的念头。脚步平稳轻巧，双手动作熟练的侍者们正伺候着上菜。梅尔巴式

烤面包，奶油，冰香槟酒用的小桶，精美晚餐的附属品应有尽有。

黑人乐队奏起使人忘形的、怪异的、不协调的噪音。伦敦人纷纷起舞。

赫尔克里·波洛旁观着，把所得的印象记录在亿那井井有条的脑子里。

大部分的面孔显得多么厌倦而困乏呀！可是有些矮胖的男人，却跳得很快活……而他们舞伴的脸上却露出似乎是耐心忍受着的神情。那个穿紫衣裳的胖女人看上去容光焕发……毫无疑问，生活给胖子带来了补偿……那种热情，那种兴致勃勃——这些都是时髦的身材苗条的人所不具备的。

一些年轻人，有的心不在焉，有的神情厌倦，有的肯定是不快乐。把青春说成是快乐的时期是多么荒谬啊——青春是最脆弱的时期。

当他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时，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。这一对十分相配——男的高大、宽肩，女的苗条、娇美。两人的身体随着节奏移动，充满快乐；为此时此地感到快乐，为他们彼此感到快乐。

舞曲突然停止，人们拍手，接着舞曲又起。在跳完加奏的第二支舞曲后，这一对回到他们的桌边，这桌子离波洛很近。姑娘脸上发红，她笑着。当她坐下仰头朝着她的伴侣时，波洛有机会研究她的脸。她的眼睛里除笑意之外，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。赫尔克里·波洛疑惑地摇摇头。

“她爱得太深，这个小姑娘，”他自言自语，“这可不安全。对，这不安全。”

接着他听到两个字：“埃及”。

他们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——那姑娘的声音年轻、清新、高傲，带那么一点点柔和的外国卷舌音；那男人的声音悦耳、低沉，是有教养的英国音。

“我并不是乐观得过早，赛蒙。我告诉你，林内特不会使我们失望！”

“我可能使她失望。”

“胡扯——这个职务对你正合适。”

“其实我也这样想……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什么怀疑。而且我打算好好干——为了你！”

那姑娘笑了，笑声里充满真正的快乐。

“我们要等待三个月——吃准你不会让她辞退——然后——”

“然后我们就把我的一切交给你——这就是主要之点。对吗？”

“我说，我们到埃及去度蜜月。管它要花多少钱！我这一生一直想去埃及去。去看尼罗可、金字塔、沙漠……”

他说着，声音有点含糊：“我们一起去观光，杰基……一起。这岂不美妙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这对你也会像我一样美妙吗？你真的爱得像我一样深吗？”

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激动起来——她的眼睛睁大——几乎露出害怕的神色。

那男人马上干脆地回答“别说蠢话了，杰基。”

可是那姑娘重复说：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然后她耸耸肩说：“我们去跳舞吧。”

赫尔克里低声自语：“女的爱着男的，男人让女的爱，是啊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## 7

乔安娜·索思伍德说：“假如他是个可怕的粗汉子怎么办？”

林内特摇摇头说：“哦，他不会是那樣的。我可以相信杰奎琳的眼力。”

乔安娜低档声说：“啊，可是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不会露出本来的面目。”

林内特不耐烦地摇了摇头。然后她换了个话题。

“我该去找布赖斯先生研究那些方案。”

“方案？”